

從首屆遠運到十七屆羅馬奧運的國家籃球代表隊

首屆遠東運動會是一九一三年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第十七屆奧運會是一九六〇年在義大利京羅馬舉行的，我之所以只談這將近五十年中國籃球國家代表隊的演變，沒有任何特殊原因，就是因為我一九六〇年後即不再專責體育新聞採訪。

事實上，遠運會對我這一輩、我的下一輩、下兩輩的中國人都太遙遠了，況且我在臺北時所能採訪到的遠運會資料也很有限，故只能述梗概。因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在臺灣可以找到的遠運會籃球國手，僅有關頌聲、孫立人、王玉增、劉振元四人而已，其中孫立人在軟禁中，不可能接見記者，雖然以後他已是三軍球場常客，但身前後盡多安全人員，記者們也只好視而不見。我有機會請教的遠運老國手便只有關、王、劉三人。關為了造就鐵人楊傳廣、成日台、美兩頭跑，見他一面不容易，王經常在高雄，並非到臺北，於是就只剩下劉一人還在臺北球場活躍，可以不時碰面，但劉是個粗枝大葉的率性人，對遠運會的細節說不上來，有些人或時地常要找江良規、郝更生等體壇大老求证。遠東運動會是由一九一三年舉辦到一九三四年中止、每兩年辦一次、一共舉行過十次，而且名為「遠運」，實際上自始就只有中、日、非兩國參加，所以遠運乃由三國輪流舉辦。第一屆由菲律賓主辦，依次是中國與日本、到一九三四年日本完全暴露出向鄰國侵略的猙獰面目後，遠運遂即停辦。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了四屆、在中國上海舉辦三屆、在日本芝罘、大阪、東京各舉辦一屆。

當年菲律賓受美國佔領影響，籃球蓬勃，向有「亞洲籃球王國」之稱，以致在十屆遠運籃球賽中，菲律賓獨得九次冠軍，我國僅在第五屆上海遠運會時分別擊敗菲、日奪得一次錦標，日本於第一、第二、與第四屆均未派隊，故僅參加七屆比賽，只有第九屆兩敗我國取得亞軍，餘六屆均第三名。

我在臺北時，請教了好多位體壇前輩，包括江良規、郝更生、周鶴鳴、吳文忠等，都找不到遠運第一到第四屆我國籃球國手的陣容，就知道關頌聲是第一屆的老大哥。我國拿冠軍的第五屆以後的六屆，所得知的國手名單都不全。所知第五屆國手計有孫立人、王健吾、王耀東、翟蔭格、魏樹等。分屬北師大、清華大學、民國大學和上海隊，教練是王石。第六屆則有董守義、沈嗣良、高德泰、黎賢俊等。第七屆去馬尼拉的是金、修復然、趙逢珠、李洲、金德耀、王作豐等。第八屆回到上海，董守義已出任教練，上屆的老人修復然、李洲、王作豐、趙逢珠與六屆的黎賢俊之外，又有新人姚思漢、孟玉琨、譚大華和歐陽旭輝等。第九屆仍由董守義任教練，陣容中已有「南開五虎」唐寶、魏逢雲、劉、常、王錫良、李國琛及王玉增、陳盛魁、姚思漢、陸鐘恩等。最後一屆還是董守義任教練此人以後曾任中國大陸奧運代表團領隊、國際奧委會委員等要職，國手陣容有王玉增、牟作雲、尹鴻祥、張景賢、於敬孝、劉振元、唐寶、陳盛魁、張育才、王培若、李震中、黃錫良等。

遠運會停辦後兩年一九三六年，便有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的召開，而且籃球首次被列入奧運項目，共有廿二國派隊參加，包括中國。代表隊由宋君復任教練，國手分別由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產生，計有王南珍、蔡漢雄、尹貴仁、馮念華以上上海、牟作雲、於敬孝、劉雲章以上北平、於鴻年、李紹春、劉寶成、徐北熊、沈承恭以上天津、王士選、王玉增以上南京，並有一名奧運裁判舒鴻隨隊。可惜當時另有一批好手如唐寶、吳文忠、李震中、高長明、張長江、張長清兄弟、尹鴻祥、宮都傑等正去南洋遠征，無法納入奧運陣容，以致我國只以四十五比卅八贏了法國一場、而連續以十九對卅五敗給日本，以廿二比廿五力戰不敵秘魯、和以十四比卅二慘敗於巴西、最後落在十五名外。

日本侵華戰爭及歐戰相繼爆發後，一九四〇與一九四四年的奧運停辦，以迄一九四八年的倫敦奧

運，我國才再一次遞派籃球代表隊。由於十四屆奧運會適在我國第七屆全運會後，故奧運隊乃根據全運會成績選拔。

戰後我國籃球異常蓬勃，上海一地尤甚，中西勁旅林立，那時菲華群聲、黑白兩隊、南京輜汽十六團七虎隊前身、杭州空軍官校大鵬隊前身、海軍官校海光隊前身等均在上海活躍，故七屆全運籃球好手如雲。最後選出十二人奧運代表隊，計有蔡文華、李震中、蔡忠強、吳成章、包松圓、于瑞章、賈志軍、李世儒、黃天錫、徐進、陳金德、陳金植兄弟。不過，陳金德兄弟因痛在全運決賽中失去王座，竟憤然放棄出席奧運，致代表隊實際僅有十人，影響了代表隊實力。全隊由江良規任領隊，宋君復為教練，李震中為隊長，但其後代表隊於赴倫敦途中道經新加坡比賽時，李震中不聽教練指揮，又摘去他隊長之職，改以蔡文華替代。

十四屆倫敦奧運有廿三個國家參加籃球項目全部參賽國家五十九個，我國在預賽時排在第二組，取得三勝二負成績，以卅六比卅四擊敗比利時、四十九比四十八挫韓國、一百廿五比十五大敗伊拉克創奧運籃球得分最多與比差最大紀錄、但以廿四比卅九負於智利、及以卅二對五十一敗於菲律賓。其後在落選賽中僅以五十一比四十二勝瑞士、餘戰盡墨，名列第十八。

十四屆奧運後因國共內戰擴大，致第一屆世界盃、第一屆亞運會、十五屆奧運會都無法派隊出席。其實，第十五屆芬蘭奧運於一九五二年在赫爾辛基舉行時，我國曾遞選出代表隊準備參加的，可是芬蘭稍後又同時邀請了中國大陸，經抗議未果，乃中止此行。這一屆的代表隊只有十人，計為賈志軍、廖滌航、霍劍平、蔡文華、遊健行、凌鏡寰、于瑞章、賴連光、李世儒、林珠德等。以上十人，賈、蔡、于、李均二次出任奧運國手，餘皆首次薦選，其中遊健行於奉命飛大陸擔任偵測任務時不幸傳言墜機，但後來又有消息，遊並未殉職，而且不久還隨中共代表隊遠征印度。最可惜的是廖滌航，一生馳騁球場，隨輜汽十六團與七虎隊東征西討，這一次總算是當選了國手，卻落得個有名無實，而且再也不曾有過第二次機會，真是時運不濟。反觀霍、賴、凌諸人，無不從此青雲直上，國手生命輝煌綿長。

兩年後的一九五四年，中華隊的活躍又恢復正常，先後出現在第二屆馬尼拉亞運、和在巴西舉行的第二屆世界盃，而且戰績傲人，備受國際籃球界矚目。亞運是在是年五月舉行，有八國派隊參加籃球一項，我國與、國、印尼、日本列在第二組，結果中華隊以七十三比四十六敗泰國，以九十六比五十四大勝印尼、以六十二比四十五擒日本而以分組第一名晉入決賽。在決賽中首遇韓國，以五十六比五十三力戰取勝，次戰再逢日本，日隊為雪前恥，一直遙遙領先我隊，尚餘五分鐘時仍以五十七比卅八超前，不少觀眾認定我隊必敗，已紛紛離席，不料林應年連罰八分、投進兩球、扭轉了敗局，終場反以五十七比五十三挫走日本。可惜最後對菲律賓一役，在菲律賓以卅四比廿七領先之後改用搓麻將戰術整整搓掉了十二分鐘，我隊的美國教練郝聖格竟亦讓我國隊技不動、全場看著菲律賓隊麻將一直搓到終場，最後的比數仍是卅四比廿七。這次代表隊陣容是隊長蔡文華、隊員凌鏡寰、王毅軍、霍劍平、唐雪舫、賴連光、吳乙安、潘克、楊比敬、葉克強、李世儒、林應年、姚華瑾。

第二屆世界盃的國手陣容及第五名戰績，我在克難隊的成軍經過一文中已有介紹，不再重複。但值得強調的是，本屆與賽的十二隊中，美國、巴西、加拿大、南斯拉夫、智利、菲律賓、法國、烏拉圭、秘魯、巴拉圭及以色列，無一弱者。比賽採用小組循環制，我隊前後在初賽與複賽中跟美國等七隊交鋒，雖然我隊僅勝了加拿大和以色列，可是與烏拉圭、加拿大同為二勝五負積分九分，最後美國冠軍、巴西亞軍、菲律賓第三、法國第四，我隊在與加、烏兩隊勝負分相抵計算下，以正八分名列第五、烏拉圭

以正四分列第六、加拿大負十二分第七、以色列第八。此外，這批國手因奉命轉去中美、北美慰問僑胞，還傳來兩段佳話，潘克廉在美國得美女垂青，藉機留美求學成家，姚華瑾在巴拿馬喜逢佳人，也留在巴拿馬樂不思蜀。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去巴拿馬訪問時，曾在馬星野大使的歡迎餐會上遇到姚，他已在隨岳父做生意。

一九五六年、有澳洲墨爾本第十六屆奧運會的盛事，我代表隊仍然由台、港、非三地產生。十二人中台灣二人、凌鏡寰被選為隊長、餘七人是霍劍平、凌荷渠、唐雪舫、王毅軍、朱聲濤、賴連光與陳祖烈。香港有吳乙安、楊比福與錢國楨，菲律賓只葉國強一人，教練由美國歸主隊教練許彼得出任。初賽時我隊與韓國、烏拉圭、保加利亞三隊列第三組，結果我隊僅以八十三比七十六敗韓國、但以六十二比八十五負於烏拉圭、及以七十一比八十八不敵保加利亞而遭淘汰。稍後在落選賽中，我隊再與同在初賽中遭淘汰的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同組、三戰皆勝，與澳大利亞晉入九至十二名的名次賽，但不幸首戰就以六十一比八十二慘敗於日本，失去了爭奪第九名的機會，最後一戰再以八十七比七十二擒服澳大利亞而名列第十一。

越兩年，第三屆亞運在日本東京舉行，代表隊還是由台、港、非三地遴選，港區老國手吳乙安、楊比福、錢國楨均斂跡、菲區葉國強因籌辦婚事棄選、乃分別以新人黃國揚、李國泰、施偉念接班。國內則由克難隊七人與國光隊四人薦選，計為霍劍平、唐雪舫、凌鏡寰、賴連光、陳祖烈、鄭德源、王毅軍、羅繼然、盧義信、舒耀煌、傅達仁等。以上國光隊羅、盧、舒、傅四人與海外三人均屬首次當選，舒、傅與施偉念更僅此一次。

參加三屆亞運籃球項目的只有十國，我隊在初賽中以一〇二比六十四勝印尼、以九十五比七十二勝高棉，以七十三比六十九勝韓國，以分組第一名晉入決賽。嗣在決賽中先以九十二比八十八敗新加坡。新隊中的主將黃天錫曾是我國倫敦奧運國手之一，繼以七十六比六十七挫泰國，更以九十三比八十八力擒菲律賓，唯最後與日本一戰，被日本佔人和地利之優，於延長賽後以八十五比八十七兩分之微負、屈居亞軍。

第三屆世界盃較預期時間遲，我隊到一九六〇年元月才出發前赴智利，角逐本屆世界盃的球隊有十三隊，初賽分三組，我國和美國、阿根廷、阿聯同列第一組，蘇聯、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為第二組，菲律賓、烏拉圭、波多黎各、保加利亞屬第三組，主辦國可免加初賽。照此分組形勢，美國是世界冠軍、阿根廷是首屆世界盃冠軍、阿聯是中東冠軍，沒有人看好我國，詎料我在首戰以七十一比六十九力克阿聯，第二戰雖敗給美國，但第三戰卻以六十三比五十九擊退阿根廷，而與美國同步步晉級。

不過，在決賽中除蘇聯與保加利亞面對我國時均棄權掛零外，我隊連戰皆北。先後以八十五對八十六不敵智利，以七十六對九十四受挫巴西，以六十九對八十五輸給美國，並以八十一對八十五失手多黎各，可是在勝負計分下，我國仍蟬聯第五、亞洲冠軍菲律賓因未晉級決賽而降列第八。這屆我隊國手是教練蔡文華、隊長唐雪舫、隊員陳祖烈、黃國揚、丘俊賢、李國泰、霍劍平、李南輝、羅繼然、盧義信、賴連光、其中丘俊賢、李南輝兩人為初選。

一九六〇年初，還有第二屆亞洲盃籃球賽在馬尼拉舉行，我代表隊先由選拔委員會選出廿八人，交由美國教練史賓塞全權訓練後淘汰產生，結果教練留下十四人，即陳祖烈、唐雪舫、賴連光、謝恆夫、謝天性、羅繼然、盧義信、黃國揚、李伯、楊鵬傑、蕭辰雄、馬雲飛、劉金龍、鄧世玉。被淘汰的包括了李南輝、陳金郎、張鈞、孫孝增等。前國手丘俊賢本屆轉投香港隊，菲僑葉克強、李國泰這次未回國參選。

只有七國參加首屆亞洲盃，中、菲、日、韓、港、印尼與馬來西亞，我國以六戰五勝一負的成績和

菲、日、韓三隊晉入決賽。初賽中之一負，就是負給菲律賓。決賽時連敗日、韓，還是負於菲律賓，故僅得亞軍。不過，這次能兩敗宿敵日本與韓國，國手們也深覺慶幸。首戰韓國是以七十八比七十一得勝，次戰再以九十五比八十五臣服韓國。對日兩戰，一為七十一比五十九、一為八十四比六十九，但我隊就是難敵高馬大、完全美式打法的菲律賓隊。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七屆奧運在羅馬召開，我代表隊分五期慎重選拔，首期多達一百二十人候選，第二期留下克難、國光、虎風、陸光、中興五隊。而後淘汰陸光、中興，至第三期剩下克難、國光、虎風三隊，少數陸光優秀球員則分別配進所留三隊，然後易名為民有、民治、民享三隊，進入第四期，至此已僅剩下廿八人，包括香港的黃國揚、菲律賓的葉國強、李國泰、呂??光、由美返國的潘克?等。香港的丘俊賢與馬鴻堯二人因曾代表過港隊，未允參加決賽。

到第五期時，廿八人分為中華藍、中華白兩隊作五場對抗賽，然後由十五名選拔委員票選出正選十二人與候補兩人。這十四人是隊長陳祖烈、隊員唐雪舫、賴連光、黃國揚、葉克強、羅繼然、李國泰、盧義信、邵世玉、李南輝、謝天和、鄭錦和、與候補謝恆夫、孫孝增。教練仍聘美國佬歸主隊教練歐德里出任。

中華隊離台前往羅馬時，我也離開了中華日報，不再過問體育新聞。??過，時而仍有這些老友的消息。有一次回國，去臺北南勢角掃墓中途碰到凌鏡寰，他已是一家供應煤氣公司的老闆。一九六四年年底去紐約，見陳祖烈的太太沈斐文擔任我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王叔銘的秘書，陳本人則在聯合國通譯部門中文組職，我國退出聯合國後，他旋即返台，先後出任過國光隊、台銀隊教練，最後好像從事建築一行。

唐雪舫宦途最暢，球鞋高掛之後，曾任臺北市交通大隊隊長、臺北特別市政府交通科長、臺北市公車管理處處長等要職。王毅軍以後任飛龍隊以及中華隊教練，完全退休後，開餐館做起老闆來了。賴連光由高雄來，不打球之後又回去高雄，在私立道明中學任體育教員。謝天性留師大任教，升任副教授後不久去了南美洲為外邦培訓人才，謝是個全才運動員，曾當選過田徑賽跳高國手、排球隊國手及籃球國手，一度還朝十項全能運動發展過。羅繼然擔任過一陣台銀隊教練後，說也下海從商了。

盧義信很早就來了美國，由餐廳打工而成為兩家餐廳的老闆。一九七〇年我在餐廳碰到他，還邀我與他們的僑籃球隊隊一起回臺北作懷舊之，他說：那時的美僑隊將有陳祖烈、劉忠宏、盧義信、顏憲舜、沈大川、郭力、李東陽、馬立凡、馬玉文等，實力對可與國內甲組隊一拼。霍劍平與同輩人相較，籃球壽命最長，而且他還有個漂亮女兒霍世澄克紹箕裘，在華航女籃隊打中鋒。李南輝因為迷戀雙星葉楓而變成星公、葉楓小名攻齡，比南輝大好幾，而且葉楓曾嫁過給印度人，所以南輝的父親李萬居與家人都不贊成兩人結合，為此兩人曾私奔夏威夷，足見南輝對他攻、姐愛戀之深。不過最後南輝的另一半則是同在夏威夷唸書的香港女籃代表隊之花語素荷，且夫妻二人神仙雙修，以後均取得博士學位。

除以上諸國手、邵世玉退休後曾任大同水上樂園的經理，最後去了紐約發展。蕭辰雄也去做生意了，謝恆夫由國手而臺北市銀隊教練，又回他母校淡江大學任副教授，最後也和邵、蕭、盧等一樣下了海。鄭德源是政工幹校二期畢業、故曾回幹校任，稍後跑去營橋國中出任總務組組長。舒耀煌在國光隊時期就歸宗回姓王，他是我國籃球國手中唯一的「星爸」，女兒王祖賢在影藝界已甚有名氣。

等電話 宋曉亮

62歲的田農花剛要伸手到桌上去夠電話，就「當」一聲，從硬板上跌在了深秋過後的水泥地上。比他早出生三年的丈夫躺在隔壁的熱炕頭上，側著耳朵聽了一小會兒，沒往心裡去。

「張……大彪……快……來……」嘴噴涼涼的田農花有氣無力地呼喚著。

張大彪沒好氣地嚷：「不睡覺，瞎整啥動靜！」

「我……我……」

「你怎麼了？」

「我摔……摔地上……」

「爬起來不就得了。」

「我爬……爬不起……來。」

張大彪急忙拉亮電燈，披上夾克，慌裡慌張地把兩隻肉腳插進了賊硬的塑膠拖鞋裡：「老讓你小心點兒，你偏不聽。」他沖到了老伴跟前：「咋就摔地上了呢？」

「等不來兒子的電話，我一著急就整著身子去摸……」

「你腦袋門擠了！他不來電話，你一摸那裡面就能出聲兒啊？」張大彪邊叨嘮邊抄起老伴的雙臂：「哎媽呀，你咋跟個大鉛筒子似的，我死活拽不動啊！」

「別拽……拽了，再拽……就把我拽……散了。」

張大彪喘著粗氣：「獨生兒子遠在美國，我不拽你，誰拽你！」

「求鄰……鄰居幫……幫一把……」

張大彪把腰直了起來：「今天是中秋

節，左鄰右舍都那兒享受大團圓，我跑出去喊人家，討厭不？」

「也是。」

「那你就在地上幹啥著？」

「我的身子骨兒……還行。」

「有沒有摔壞了哪兒？」

「腦門子……和鼻子尖兒有點兒火……火辣，別的地方沒……感覺。」田農花邊叨嘮邊說跟老伴說：「你把椅子上……上的那件藍絨衣……塞在我的身底下，你就睡……覺去吧。」

「塞棉被不比塞絨衣暖和？」

「別別，我舍……不得！」

「遭罪的命！」張大彪抓過絨衣往腳下一鋪，蹲下身子，一手抓著老伴兒的膀子，一手抓著老伴的膀骨，用力一掰，老伴側身了，卯足了勁地再一掰，老伴正臉了。

一輪方升起，炭紅炭紅的。上半身躺在涼地上，下半身擱在絨衣上的田農花忘乎一切地等待著，等待著……

月上樹梢，透過大扇的玻璃窗，一方銀白色的寒光射進了農花家。明月下，頭灰白的她，正吃力地抬起了右胳膊，砂紙般的手掌，緩緩地由腮邊上提，枯枝樣的手指沿著清瘦的面頰漸進眼角。她用那彎弓的指節一下一下地蘸著眶內的淚，想兒子了，遠在紐約的張振賢啊……再有十幾個鐘頭，那輪皎潔的明月就轉到兒子的所在地了。張振賢，娘的兒啊！出國五年，年年的中秋節兒都和娘說句話，今年怎麼聽不到你的聲音呢？娘啥都不求，就求你安生安生，娘什麼也不怕，就怕你……陰存的恐懼攪拌著熱切的期盼，在老人那尚未枯竭的心海裡加大力度地翻騰著，翻騰著……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大連郊區的一家醫院裡，主治醫師面色凝重地看著張大彪：「經檢查，你老伴有腦出血現象。」

「啥？」張大彪把兩個大圓眼鏡瞪到了扁平的腦門兒上：「她腦溢血了？」張大彪咕咕咕地咽了兩口吐沫：「剛抬她上木板車時，她半邊身子就沒有知覺。我還以為是在地上躺久……了。」

「整不好就半身不遂了！」年輕的女護士直視著張大彪：「你親口說的，她用涼水洗的澡，又在涼地上躺了一夜一上午，你怎麼不早點……」

「一開始，她就說不用上醫院。她說在地上躺會兒自己就起來了。」張大彪兩眼發濕：「說胡話時，她都叨嘮著要在家裡等兒子從美國打電話來。」

「等吧，等出個好歹來就踏實了。」

男醫生一抬手：「別說了！」他轉過臉來：「大爺，護士的心情，你應該理解，她是為大娘著急呀！」

「我不著急嗎？她要是真的半身不遂了，誰給我做飯呢！」張大彪自知說漏了嘴，忙改口道：「都怪她二窮病，中秋節要洗個澡，還捨不得用熱水，老想著錢給兒子。」

「大娘若在剛捧著的時候就來醫院，情況會比現在好很多。」醫生歎息。

「來晚了，後悔也沒用。」張大彪耷拉腦袋了。

「我們還是有辦法救治大娘的。」醫生拍著張大彪的肩。

「那得花多少錢吧？」

「你先交上一萬元的押金，我們邊治邊看。」

「啊？一萬元？！」張大彪搓著白白的胖手：「我是個出納員，退休後一月才領990元。她是農村婦女，沒有醫療保險，沒有……」

「給你兒子打個電話，把他母親的情況告訴他。」

「不，不，我老伴肯定不同意。錢的事我會想辦法整，你們就動手治療吧！」張大彪拱手懇求。

心剛不隨，是田農花給自己算的老命。在醫院裡躺了18天，掏空了家裡的底兒，所換回的____神智清醒能說話。至於起身下地，用兩條腿走路，但憑運氣了。躺在自家的小床上，她自言自語地叨嘮著：「振賢，娘就這樣了，你咋還不來個電話呢？」

張大彪兩眼瞪著電話機：「瞎等個啥呀，振賢哪知道你半邊身子動不了啦！」張大彪語帶埋怨：「說給他打個電話，你又不讓。寫封信你也不讓。」

「往美國打電話，你會嗎？你知道先撥哪個號碼？寫信，你會用那英國碼子寫信封嗎？」

「老不打，老不寫，就老也不會。」

「我這就讓你打，這就讓你寫，你行嗎？」

「信封寫不了，打電話可以到電話公司去找業務員幫忙啊！」

「頭些年，聽人說自己往美國打電話一分鐘就得花1塊2，這要是找人幫忙……」

「我就說一句，『振賢，往家裡打個電話』，就趕緊擱下。」

「要是找不著兒子，聽不到他的聲兒，那可就糟啦！」

「你的意思，就這麼乾等心裡倒有個念想？」

田農花哭了：「人生在世就這麼有數的幾十年，日子過得再富裕，可一家人老這麼天南地北地分著，多好吃的東西，多高興的事，都變苦了，苦得打哆嗦呀！」

「好男兒志在四方。這可是振賢離家時，你親口說的。」

「現在我改口了，我想去美國把兒子搶回

來，搶回來！」

「鈴……」

「響了，響了……」田農花滾著淚滴喊：「快把話機子拿過來，快！」

「好，給你，給你……」

「兒子嗎？」田農花淚如雨下。

「媽，是我。媽，這些天您和我爸都去哪兒了？我從八月十八就往家裡打電話，可就是沒人接，我快嚇死了！」

「我……我和你爹去，去咱老家旅遊了半個月。」田農花用右手攥著話筒：「兒子，你出啥事吧？」

「我……我沒啥事。」

「不對，你有事瞞著媽嗎？」

「沒……」振賢咽了口吐沫：「我沒瞞您呀，媽！」

「就你這一頓吐沫，媽就知道你在說謊。」

「您別這樣呀，媽。」

「照實說，媽急著聽。」

「前，前些日子，我，我發熱，咽痛，流涕，咳嗽，頭痛，到醫院一檢查，我被傳上了『豬流感』，經住院治療，現在全好了。媽，您就放心吧，您兒子壯著哪！」

「哈，你『豬流感』了？！」

「媽，別擔心，我沒事了，真的！」

「兒子，回來吧，這美國咱不呆了，回來吧！」

「媽，您別操心，您和我爸都沒事我就踏實了。」

「只要能按時聽到你的聲兒，我和你爸就啥事都沒有。」

「媽，那我掛電話了。」

「掛電話？掛電話……對，對，掛了吧！媽忘了，這是跨國長途電話呀。」

田農花把臉貼在發熱的話筒上，貼著，貼著……